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背景与理论定位

□ 赵可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史无前例地走到世界舞台的前沿。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从游离于现有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逐渐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走向何方？对当今世界和未来发展的看法、主张以及战略选择如何？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些问题，中国也在进行着思考。在此种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纵览全局，顺势而为，在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两个方面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一面旗帜。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背景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在经历了冷战终结、全球化发展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多重变化之后，整个世界日益陷入了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 的迷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自近代以来一直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 的欧美发达国家，纷纷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面对全球产能过剩引发的社会两极分化、跨境移民流动带来的族群冲突以及全球宗教回归带来的宗教斗争，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怀疑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方向，忧虑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未来，一些国家开始祭起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甚至孤立主义的大旗，近代以来形成的主流国际社会面临着分离崩析的“碎片化”危险。

面对来自世界发展的现实挑战和人们心头的思想困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思考

和回答。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国际场合进行了阐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竭力抓住人类社会作为“类本质”的属性，以此作为打开世界未来之谜的钥匙。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方面的复杂挑战，但所有这些挑战并没有改变人类整体化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的“类本质”的整体存在始终高于作为个体的存在和作为群体的存在，国家与国家、

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再复杂，也阻挡不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整体利益。当前，人类整体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比如主张“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强调国与国之间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倡导“水涨荷花高”“独行快，众行远”“一棵树挡不住寒风”，呼吁要坚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阐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发展道理。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世界性质和发展方向所作出的思考和解答，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世界的发展是历史的、具体的，人类社会总是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欧洲历史的经验得出结论，他们以生产方式为标准，认为社会的历史发展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序列，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后来，马克思又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将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然而，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思想仅仅停留在框架和原则层面，并没有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时代做出明确的阐述。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对未来社会的思考贡献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一系列探索启发中国共产党人

走上了和平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迎来了“新的春天”。

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顶层设计”，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看法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强调当今世界的“类本质”：整个世界在面临各种矛盾的同时，其内在也是统一的，是一个同一性与对立性并存的有机体。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的矛盾对抗一面在深化和释放，世界的合作同一的一面也在发展和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抓住了世界矛盾的辩证的 两面，不是将世界内在的对抗性和同一性割裂开来认识，避免了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同时，相比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的超验性和彼岸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是强调经验性和此岸性，是能够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认识基础和行动方案，为应对全球性复杂挑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中国方案”。

显然，习近平同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是高深莫测的理论教条，而是指导实践的 行动指南。特别是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分别从政治、安全、发展、文明和生态五个层面阐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政策方案，是在实践中之有效的治理方针，具有很强的政策生命力和很大的实践可行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在G20和APEC等全球和地区治理框架中不断提出新理念，提供新方案，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充满理想的意识形态信条，而是具有很强实践操作性的全球治理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反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向。

解决叙利亚危机迎来新机遇

□ 李子听

历经六年战火之苦的叙利亚局势在2017年初的两个月里迎来新的转机。由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主导的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议在1月于哈萨克斯坦召开；一个月之后，中断十个月的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再度起航；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会前的欢迎会上，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终于相对而坐。

2016年下半年，对于叙利亚战局具有相当的转折意义，局势正逐步朝有利于阿萨德政府的方向不断发展。在这半年中，黑天鹅事件为战局的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月，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和解，与俄罗斯、伊朗互信合作不断加强，俄土关系骤然升温，土耳其却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在政治上愈行愈远。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今年就任后组建的新内阁中不乏一众富有中东实战经验的退役或现役将领，美国自始至终标榜的所谓“美国第一”政策营造出浓厚的孤立主义氛围，抽身世外的意愿明显，美国以往的中东政策能够得到多少的继承与调整，目前依旧尚未可知。而伊朗在伊核协议达成后，国家实力及地区影响力大增。利用美新政府正式推进新政之前的窗口期，伊朗进一步加快在地区的战略布局，此时的伊朗已非也门冲突爆发伊始时地区局势有心乏力的什叶派大国。回首沙特，在内忧外患中努力平衡各种矛盾，其政策也从充满机会主义的冒进向实用主义转型，外交政策展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力求团结以海湾君主国为主的地区逊尼派阵营，期望在日后的地缘政治争夺中维护自身的固有利益。

对于阿萨德政府而言，盟友的入场以及敌方更加关注各自内部事务的转变，是其扭转战局盈亏的重要战略机遇。从实际成果来看，阿萨德政府确也未曾放弃这一难得机遇。去年12月22日，最后一批叙反政府武装人员离开阿勒颇，叙军方宣布

阿勒颇——这一叙利亚第一大城市、曾经的工业经济中心获得解放。12月30日，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斡旋下，叙利亚政府和多支反政府武装开始全国范围的停火。然而犹如此前的数次停火一样，其实际效果依旧堪忧。根据协议，停火的对象不包括极端组织，可“谁是极端组织”？这一持久的难题却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解决停火等技术性问题，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议率先拉开帷幕。此次和谈主要涉及军事层面，其首要目的是完善停火机制、保护平民，以保障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叙各地。这也是为之后日内瓦会谈中将开展的政治对话奠定基础。此次会议与以往相比最大的进展是接纳了更多控制实际武装的组织与会，这对有效降低叙内战冲突烈度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阿萨德政府而言，接纳武装反对派是其较大的立场让步。叙政府过去的立场是：叙境内无所谓“武装反对派”，而都是些“受国外势力资助的极端武装分子”，是“恐怖组织”的一部分。此番叙政府政策调整，可被视作向反对派抛出的橄榄枝，也是对俄土两国调停斡旋的善意回应。

事实上，阿斯塔纳会议的召开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效用。自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相关的调解会议多是在西方的主导下进行的。然而此次会议是由俄罗斯及其地区新晋“盟友”土耳其共同主导，此外还有浓厚的伊朗影响力融汇其中；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此次参与却极为有限，地区大国沙特也拒绝参加。以往，若是单由俄罗斯主导的调解会议，叙利亚反对派鲜会积极参加，然而此次却不同。尽管多个反对派组织在会前威胁退出和谈，但最终会议依旧成功地将包含武装反对派在内的叙内战各方请到了谈判桌旁。这足以说明域外大国地区影响力的此消彼长。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权更迭似乎是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唯一法门，然

而目前的状况已然不同。阿斯塔纳会议前夕，土耳其副总理希姆谢克公开表示：现实证明，政治解决已经无法将巴沙尔总统排除在外。土耳其此前一直扮演“政权更迭”的主力角色，其立场变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2月23日，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正式重启。本轮和谈的主要议题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的要求，重点讨论叙过渡政府建立、修订新宪法以及如何重新举行大选等政治内容。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必须一步一步推进，探讨未来的政治进程必须有平稳安定的国内环境作为基础。令人担忧的是，就在新一轮日内瓦和谈刚开始的几天内，叙国内又发生多起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参与和谈的叙政府与反对派双方就谁应为此些恐怖事件负责展开激烈辩论。由于恐怖袭击再度抬头，和谈原定的政治议题恐再度面临推迟讨论的风险。

中国长期以来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对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坚持“叙人所有、叙人主导”原则。然而现实的叙利亚危机体现出国际政治更为残酷的一面：外国干预不仅充斥着危机的每一个环节，并业已成为解决危机的绕不开的“必由之路”。从最近的日内瓦和谈进程观察，美国新一届政府欲欲重新回到叙局势博弈的核心圈内。这或许会使得俄罗斯及其地区盟友难以在未来的谈判中志得意满，但相对平衡的斡旋构成，将使博弈双方更容易接受潜在的谈判成果。

无论是阿斯塔纳峰会还是日内瓦和谈，其目的仍是希冀各方铸剑为犁，以拯救这个饱经战火的苦难国家和它的人民。所谓危机，即危险与机遇并存。尽管任重而道远，但积极的变化总会给人新的希望。

热点观察

战略视角